



留一点“叛逆”给自己

江苏泗洪县泗洪姜堰高级中学 乔镜伊

世界上根本没有十全十美的人，那么，我何苦要去争所谓“完美”呢？——题记。

苏沫，一个从小就在父母的严厉管教下成长的女孩。书法、绘画、舞蹈、古筝、钢琴、管弦乐……几乎所有的项目，她都会，并且都十分擅长。尽管学了这么多才艺，但她的成绩依然是出奇的好。从她记事起，在她那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父母便逼着她做一个淑女，一个令他们满意的乖小孩。

当同龄人都在户外的草坪或公园里愉快地打闹时，她却穿着雪白的公主裙，坐在天鹅绒长椅上练钢琴；当其他孩子都放声大笑时，她却无奈地跟着礼仪练习“嘴角上翘36度……”一个完美、贵族、气质女孩，再加上她各方面惊人的优异，成了街坊邻居口中教育孩子的“典范”，同龄人眼中的“小女王”。

也许是童年时缺少自由与玩伴吧，在她那被磨得高贵的骨子里自然就会注入了一些“孤傲”，在严格死板追求家长想要的完美家庭教育中，早已麻木了她稚嫩的心灵，“快乐”早已被“严禁”的枷锁封印。犹如机器似的一切服从父母的完美塑造，她的内心无人知晓，她只知道，对于这一切，父母非常满意。

坚持到初二，她再也受不了所谓“贵族学校”的刻板，央求了父母无数次，最终来到了一所普通中学。

“我叫苏沫，来自伊水街16号。”进入新班级的第一天，她简单地做了介绍，霎时，讲台下一片静默。伊水街，人人知晓的富人区。没过一会儿，同学们便又开始盯着她窃窃私语。

回想过去，苏沫确信，那天站在讲台上，她亲眼看见一个长着小雀斑的女孩鄙夷地翻了个白眼。她暗自握了握拳头，不住地告诫自己：要忍，毕竟环境不同了。就在这么个极不愉快地开场中，苏沫开始了她全新的生活。

苏沫逃离贵族学校来到普通中学，就是希望能得到一份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友谊。贵族学校虽然各方面条件很好，由于她的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同学们妒忌，即使有一些同学总是为了讨好她，也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令她厌恶。无奈，与她搭讪的始终是那些学习成绩始终倒数的自己根本瞧不起的纨绔子弟；富人家的那些千金们，都好像不知道她的存在一样，总是三五成群的挤在一团儿，将她淡忘在后。

苏沫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

傍晚，苏沫一个人来到天台，扶着铁锈的栏杆，望着天空，吹着从海面拂来的风。淡淡的咸味混着锈气，竟成了某种奇异的香。苏沫眺望着海的方向，心中苍凉地只想哭。她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冷落她，连一个肯与自己说话的女同学都没有，更别提什么朋友了，她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所谓的纯真友谊呢？自己很差劲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从小，她就是在人们的赞美中，以及人们羡慕的目光中长大的。自小就不擅长交际，这不是我的错。苏沫在内心想着为什么会这样。

“我很优秀，但，也许不是‘十全十美’。”苏沫自语道。随即闭上了眼，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但又察觉有一种奇特的想法逐渐占据了她的整个大脑——“不如另选一种方式生活。”

“母亲，我想，我应该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了。”苏沫三步并作两步地飞奔回了家，直接忽略了礼节便冲进了客厅。“怎么回事？”苏沫，礼仪呢？礼仪！”母亲望着闯进来的苏沫，放下茶盘，厉声喝道。“没错，我不想再按您给我铺设的道路生活了。”苏沫平生第一次与母亲反驳道。“天哪，我的孩子，你是生病了吧？”母亲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她，几乎就被吓坏了，说着就要伸手去拂她的额头。“不，我没病，我好的很，甚至比任何时候都清醒！”苏沫不耐烦的躲开那双缀满珠宝的手。苏沫几乎是吼叫着说的。

“哦，亲爱的，小点，小点声！之前学过的礼仪，都忘了吗？”母亲哀叫着竖着食指在唇边，惊慌的环顾四周，不知所措地自语道：“上帝啊，邻居们都会听到的。”

“不，我要说清楚，我的生活不需要任何人来为我安排，我要按着我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存，我不想再过得像囚徒一样的生活了！”苏沫激动地抓住了母亲的手，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哦，天哪天哪，苏沫，你之前不是挺好的吗？现在怎么一下子就……亲爱的孩子，回答我的问题，说出你的想法。”

“如果我不呢？”

“那我就离开这个地方，永远都不回来。”苏沫望着母亲语气平静得毫无波澜。

“不！你疯了！苏沫！”母亲大惊失色。

“我再再说一遍，我，好的很。”仍是平静，也不见一丝怒气。

良久……“好吧，如果你坚持要这样做，我会尊重你的意见，你的想法。”母亲悲伤地叹了口气，终于作出了让步。

就这样，苏沫明白，她成功了……

依然是傍晚，依然是那个天台，苏沫扶着栏杆望着如洗的晚霞，再望望大海，开心地笑了：“感谢那次小小的叛逆！”更不同的是，她的身边围满了一起看海的同学。

夏日山居

■无名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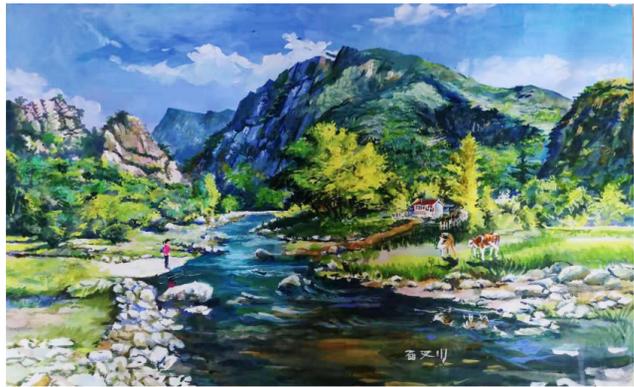
山外深林林外村，
绿茵冉冉掩柴门。
宦游到此豪华尽，
鸟语花香酒盈樽。

赏析： 涟漪

这是一首赞颂克什克腾夏日山居的田园诗。深居闹市，当盛夏的骄阳炙烤着城市的大地时，寻觅一所深山密林处的山居，成了人们清凉一夏的奢望。诗人也正是在克什克腾游历山水时，无心插柳成荫。当他走过一山又一山，穿过一林又一林，正当精疲力尽，口渴难耐时，遥见山林尽头有一处庭院，庭院四面环山，山覆密林，如诗如画，而那庭院仿佛是画卷的点睛之笔，与山林相携相衬，浑然一体，人间仙境一般。

走进了，再细看那庭院掩映在绿茵里，林风送爽，庭院因密林环抱而秀美，密林因庭院点缀而靓丽，好一处饱览河山后的停歇休憩之所！山穷水尽，意兴阑珊，恰巧遇到这么一处清幽之所，诗人喜不自胜，于是踩着茵茵绿草，小心翼翼推门而入，院内清爽凉风袭来，顿时让人神清气爽。此时，诗人仿佛置身于避暑山庄，又似隐居在深山里的世外桃源，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都得到了放松。主人好客，于树荫下置办简单酒席，诗人早已忘却了沿途劳累，草从里的蛭蚓也为这份难得的清静悠闲伴唱，婆娑树影倒映在清酒里，周围的鸟语花香似乎都充盈在酒樽，举樽一饮而尽，尘世烦扰皆抛脑后。

此时，这里没有三伏酷暑的炎热，也没有城市的喧嚣，更没有迎来送往的虚与委蛇，有的是清凉随风的舒爽，更有消除饥渴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的清幽。在这里，诗人可以零距离亲近大自然，将疲惫抛却，将世俗摒弃，将心灵安放，甚至在这原始密林中，在这再再绿茵里，在这鸟语花香的山林一角把心灵放飞，跟随着大自然去放牧，寻找一处此心归处是吾乡的安然。



水粉画 夏日山居 李志民



右屏前人诗一首
红雨

书法 红雨



153亩荒山荒滩的蝶变

■刘玉国

有这样一个人，他用自己对家园的热爱，坚持植树造林15年，让昔日的153亩荒山荒滩披上绿装，他就是克旗新地乡总校小学高级教师刘军。

今年58岁的刘军，15年前，为解决他和妻子两地生活问题，从南店总校调到新地乡总校从事教学工作，并在学校所在地代家窝铺营子南，一块别人认为“风水”不好的西山坡下盖起四间住房。有人嘲讽他说，刘老师脑子有问题吧，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地方盖房子！

西山坡是个面积120亩，坡陡且乱石丛生，上面植被稀疏，来雨水就下山的荒坡。当地人认为这里“犯水”，没有“风水”。

而他早在心里默默地下定决心，一定要治理好这片荒坡。他找到乡政府和村委会提出购买此地进行治理的

想法，得到一致同意。于是，他以每亩200元钱的价格将这块荒坡买了下来。

有人说他，这块荒坡土层薄石头多，栽上树也活不了，再说距营子又近，是个牲口嘴，治理起来也不容易。刘军回答说，自己的房前屋后都治理不好，咋建设美丽家园？于是，刘军开始了艰难的治理历程。

挖树坑时，由于石头多，他一人利用周六周日休息时间干不过来，就雇人挖。挖一个树坑两块钱没人干，就出三块、四块，直至有人挖。为确保树木成活，树栽上后雇人背水浇，一遍不行就浇两遍，确保了成活。紧接着又花钱买围栏桩和围栏雇人进行围封。

2007年乡政府修路，施工队把挖出的砂石堆放到他家大门外的河边上，施工结束，他雇铲车推平，垫上土，又整理出3亩树地，栽了1000株杨

树。几年过去，别人眼里的石头包子，不但长出参天大树，且还成了一道风景。不仅如此，他还把河边两块面积共计30亩的乱石滩，也买了下来，雇钩机挖坑填土，栽云杉苗5000余株。

有人说他栽树是为了占地盘，有人说他专们捡石头包治理；就连他爱人也说他，家里缺吃的还是没喝的，花那么多钱在石头窝里栽树，有用吗？

即使多年来很多人不理解他的初衷，但是他依然坚持自己治理荒山的信念，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算起来累计出资8.5万余元，栽树153亩。

如今，他在荒坡上栽植的樟子松、落叶松、白桦，已绿树成荫，郁闭成林，野鸡、孢子等野生动物也来栖息；院子外栽的云杉树高达六七米，杨树也有大碗口粗；院子里栽的123苹果、沙果、

樱桃等多个树种，不光硕果累累，俨然是个植物园。河边近几年栽植的云杉苗全部成活，长势喜人。以前那些说他风凉话的人，都竖起大拇指称赞说，没想到刘老师还真把这块破地方治好了呢！

2020年，有人出高价要买他的大云杉树，移植用于城市绿化，他没有卖。他说，我也不是为了弄点钱，我是为了把自己居住的家园绿起来，变成青山绿水，变的越来越美丽。

现在，他每天都是很早就起床，要在亲手砌垒的陡峭的山路上走几个来回，锻炼身体，看看他栽起来的树，检查检查围栏有没有损坏的地方，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是护林员呢。

沙地里的希望

■薛艳明

长期在办公室工作，除了忙碌就只剩下乏味了。早上上班后，突然接到工作队长的电话说下乡。

车辆驶入乡间小路，虽然颠簸，却按耐不住“放飞”自然的喜悦。条条农作物绿带迎面扑来，不待感叹小苗成长的速度，就被远远的抛在车后。继续前行，前面不远处有一大片相连的树苗，齐整整一抹平头，伸出些许大大的绿绿的叶片，四周有围栏围着。问林工站长“这是你们加班栽的树吗？”“我们现在不栽这个了，要栽就栽水泥桩。”这怪怪的回答，明显把我当作无知女孩寻开心。

到了目的地，才豁然开朗，原来他

们此行是检查督导土城子镇哈巴其拉村的风沙源治理工程栽设围栏的。水泥桩上写着“风沙源”三字，桩子分两列成直角以固定的高度和间距直直的排列下去，煞是好看，有几个施工人员已经开始围铁丝网，他们沿桩走下去，指指点点进入工作状态。

上了山放眼望去，漫坡遍岭的便是那密密麻麻的大片大片的柠条林。一丛丛，一簇簇，大团大团的墨绿充塞眼球。踩着松软的沙土，不禁惊讶这顽强的植物，竟能在一个其它植物难于落脚的沙地里落户。那根有的竟裸于地表，长长地延伸下去，同行的人说，它有发达的根系，能深且广地扎入

沙层，吸收水分。柠条不似其它树木枝干分明，有很多丛生的细长枝条，灰白色的皮肤，枝带小刺，墨绿的小叶片呈圆形，并且有的枝条头上结了红褐色的角，剥开角里面有小豆子了。柠条喜欢群居，一团团，一墩墩的，每一墩下面都聚起一个沙土堆，这也许就是繁茂的枝叶挡住猖狂的风沙令其安家于此的原因吧。微风吹来，湿湿的空气里透着淡淡的柠条味道，一时竟也形容不出是什么味儿来，似乎有点豆性气，微苦带涩的味道吧。我喜欢这种味道，深深地吮吸来自草木的清香，回归自然的感觉让我对眼前忙碌的人心怀崇敬。为了能得住肆虐的

沙龙，为了那东奔西跑的风沙能在这安家落户，为了这望不到边际的沙坡能披上绿衣裳，他们风雨无阻，这沙海不知跑了多少遍，从勘测选点到确立项目，从现场施工到督导检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积极动脑，亲身实践，风餐露宿，这一“绿色长城”就是用他们的汗水浇灌而成的。

大雨将我们赶上了归程。虽然人人面带倦容，但仍然探讨着工作中的一些棘手问题和下一步的工作方案，我知道，他们的沙源治理的路还很艰辛，很漫长，但我相信，在这条坎坷的路上不仅有他们坚实的步伐，还有阳光、彩虹和绿色的希望。

阅读时光

古诗词里的夏天

■湖北 梁征

不知何时，夏天的味道已弥漫于街头的每一个角落。周末，我在书房翻看唐诗宋词，畅游在古典诗词的长河中，我不禁感叹，虽然我们并没有和古诗词的作者们生活在同一时代，甚至中间相隔着千百年的时光，但是作者对美好的描述却让我感同身受，有着无限的共鸣和遐想。

夏天一天比一天热，在此时节，草木繁盛，万物蓬勃，大自然处处生机盎然，面对大自然，诗人们一边赞叹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夏首物物变，雨余草木繁。池荷初贴水，林花已扫园。”的美景；一边因饱受酷暑的折磨，发牢骚说，“万鳞鳞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无因羽扇飘埃外，坐觉蒸炊釜甑中。”于我而言，“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唐代诗人高骈的《山亭夏日》描绘的夏日风情，让人向往。撷取几片夏日清凉的浪花，远离喧嚣踏韵寻幽，神清气爽出行游玩，借景感怀乃人生快乐之事！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一首七言绝句《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无比生动地描绘出杭州西湖夏季的不胜美景：“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到底是西湖的六月时节，此时的风光与春夏秋冬四季相比确实不同。碧绿的莲叶无边无际，一直延伸到水天相接的远方，在阳光的照映下，荷花显得分外艳丽鲜红。

进入夏天，人们最突出的感觉是炎热，故有骄阳似火、烈日灼灼等成语。诗圣杜甫在《夏夜叹》中如此描绘夏天的热：“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安得万里风，飘飘吹我裳。昊天出华月，茂林延疏光。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寥寥数言道出了昼长夜短、苦暑难熬的情景，尤其是一个“毒”字把夏天的炎热描绘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又是一年夏天了，虽然很炎热，但夏天总是那么美好和难忘。寻一处阴凉处，在那优美的古诗里读古人所描写的夏天，一定别有一番风趣。

随笔